

題目：阿嬤的情人

記得第一次看到阿嬤挽著他的手時，心中有股憤恨的感覺漸漸蔓延，我覺得阿嬤好自私，她背叛了阿公、辜負了阿公對他的愛，雖然阿公早在我出生時就中風往生了。

五十年前，在阿嬤正懷抱著少女綺夢似的未來時，就因家境貧窮的問題，嫁給大她十五歲的阿公作細姨。阿公總是寵她的，給她買些當下流行的飾品，用來憐惜她稚嫩的年紀卻得以一生的幸福來擔負整個家庭生計，又像是束縛住她展翅欲飛的少女心。後來，阿嬤跟著阿公從偏遠的沿海地區顛沛流離來到了現在殘敗的老家。在阿公的積蓄與阿嬤變賣所有的嫁妝首飾後，夫妻倆共同的經營起一家小旅館。在阿公中風過世後，阿嬤便以人稱「吉祥旅館老闆娘」之姿，一肩扛起旅館上上下下的事務，並擔負起三個嗷嗷待哺小孩的教養責任。旅館越做越好，名聲也傳遍街頭巷尾，人人見到她都要敬畏他三分叫聲「頭家娘…」

他們是在附近的公園認識的，都喜歡獨自漫步在碎石走道，享受微風恣意的吹拂，讓芬多精洗盡他們一身的塵埃。他開始出入我家，煮阿嬤愛吃的食物、與阿嬤一起下田種些蔬果、騎著車帶著阿嬤四處看看、牽著阿嬤的手漫步在綺麗的黃昏中。阿嬤開始戴起塵封已久的珍珠耳環、擦起了早已龜裂的口紅，如一朵牡丹花趕在花季前，迸出她暗藏已久的芬芳。就這樣，阿嬤開始要求我叫他「伯公阿…」

還清楚的記得那天是我生日，阿嬤要送些蔬菜去給姑姑的途中，發生車禍，緊急送入加護病房。全家人都趕到了醫院，眼前這般衝擊性的光景讓我的眼淚不停不停的落下，直到浸濕了衣服。阿嬤的左臉腫了一大塊，烏青與大量的擦傷使我幾乎辨別不出眼前這個人是與我朝夕相處的阿嬤，左肩因開放性骨折裹上一層厚厚的石膏，腳也因機車翻覆時被重壓，病床上留下一大片血跡。所有的人都強忍著悲傷凝視著沉睡中的阿嬤，我隱隱的聽到爸爸與姑姑在討論著車禍後續的處理…我靜靜的走出病房外，長長的走道上空無一人，一切都好安靜，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只是做了一場噩夢，夢醒了，阿嬤就會跟往常一樣煮我最愛的咖哩飯給我吃。等到濕透了的衣服依附在我身體上，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倚著白牆，開始想起阿嬤的曲折磨難的一生，一個鄉下的弱女子，一個獨自掌管旅店、威風八面的老闆娘、一個辛苦拉拔三個孩子長大的寡婦，大半輩子都奉獻給家庭，花樣年華的梦想會是什麼呢？阿嬤不知還記不記得？亦或是她根本就不敢想能有什麼夢想，鮮豔的花瓣消散在阿嬤臉上斑駁的皺紋與老人斑上。

直到阿嬤認識了他，阿嬤似乎重返了最初小小期盼的幸福、簡單的幸福，不用去承受大房的冷嘲熱諷、不需畏懼別人異樣的眼光，年輕時佯裝起的堅強、高傲，所有的寂寞、顧慮，都放下了，在他牽起阿嬤的手走在花瓣散落的碎石走道上…

咦？他呢？ 怎麼沒看見他來探望阿嬤呢？

過幾天，大人們聚集在房間裡，我隱隱約約的聽到他們刻意壓低聲音的話語，「誰知道他真正的目的？」「他送來的素麵、補品、營養素怎麼處理？」「前天我忍不住對他發火了，都不注意阿嬤的行蹤……」「唉，你怎麼這樣阿，平常都是他在陪阿嬤的耶！」接下來是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後來的我已經聽不清楚了。

之後他便完完全全地消失在家人的言談裡了。出院返家休養的阿嬤，話變少了。臉上的傷疤還沒完全復原，阿嬤常常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發呆，車禍後阿嬤的行動也大不如前，菜園也因疏於照顧，雜草叢生……每當夕陽西照時，阿嬤總是在藤椅上遙望著遠方，眼神空洞著像是在期待著什麼，又好像什麼都沒有。阿嬤開始以腳踏車代步，每天早晨霧氣還未完全散去時，獨自騎在公園裡，漫無目的地像是在找尋與他一起呼吸的空氣、一起踏過的花徑。阿嬤的房間還擺著與他的合照，阿嬤露出少女般淺淺的微笑，十指緊握著身邊的他，像是熱戀中的愛侶。如今相片邊框泛起一層灰，任誰也拭不回往日的原貌……

經過了很久，我已從當年懵懂無知的國中生轉變為面臨指考壓力的高三生。那天，我在阿嬤的房間看到一素麵。那是伯公阿特地去買的麵線，用特殊的配料加以攪拌而成的，細長的白麵線非常脆弱，在烹煮的過程中必須非常小心以溫火滾煮，火太大就會焦爛黏鍋，太小則無法熟透其內心。他們聯絡上了。

那天下午阿嬤與他在房裡談了很久，他們都沒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無須再提了。經過了這麼多年，再看到他，他的身形已從原本的豐腴轉變到現在的單薄，雙頰也不再紅潤，頭髮全然的長成灰白了。然而過了這麼久，他還是一直記得阿嬤愛吃的食物、喜好，以及那些我們已經在理所當然下所遺忘的。我們一直沒能去了解牆上那幅少女微笑背後的心酸，在肩負著”吉祥旅館”招牌的老闆娘在暗夜裡卻得獨自的啃食三十多年來日積月累的寂寞，我們還是一直要求著阿嬤，那個我們習以為常精明幹練的女強人，直到晚年還是能好好的過著自己的生活。

天際邊的山巒分化為一虛一實的景象，在逐漸對焦後，形成的是他倆手牽手走向夕陽的背影。我終究明白，阿嬤需要的只是陪伴，在孤單寂寞時能有一個老

散文組-編號 019 號

字數：2080 字

伴在身邊互相依靠；在看電視時無論是開心大笑或是感動哽咽時，能有一個人共同分享，而不是聽著自己的聲音回盪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而我門卻都疏忽了，我們習以為常，所以我們遺忘應有的關心與體貼，總是匆匆一撇胡亂的回應阿嬤殷勤的問候。

「伯公阿、阿嬤，路上小心，早點回來……」我說。